

文

山

集

文

山

集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啓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美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拏魁堯咨爲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所遜宋郊之榜韓家閥閥吳氏簪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氈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



童科或有摩於胄監輝煌簡冊雜選衣冠至今文水仁山
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
者技等飛鼯才長縮蚓故家喬木借秭歸舊峽之陰宦錄
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榜帖久寒石室青氈閱祭
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弓冶勉爲今日之箕
裘有嚴君焉唾弃萬年之諂味難爲弟者誓齊兩到之英
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晨窓花露滴乾硯
眼之鴈夜帳木油剔盡按頭之蠹以孝弟忠信爲實地以
功名富貴爲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
染指時文之鼎卽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

孫之璽曰屢選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遂令伯氏以
塤仲氏吹篴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雌伏未遂雄
飛適槐粟之揉黃偕棣華而拈采擲番散子同拏喝六之
籌彎起弓弦共上中紅之檠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
平白解嘲揶揄鬼分明束首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
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
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檠
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鍾於雜
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
之黃霸斯民廣厦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

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釵
之橫彘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
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
楮雪以牋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
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赭
於前脩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上倉守李愛梅謝解

執鞭而御於君風裁久欽司隸推轂而輦其正天人幸遇
翰林欲借方寸地吐氣而言敢操盈尺紙循廊而進切謂
烏河陽方司鎮鉞石生隨就禮羅王豫章未下使車荀爽

已騰辟剡蓋人非卞和玉閼石竅而世無伯樂駒困鹽車
必假先容乃梯後進切念某策非魯客材僅莊林自垂髫
逮二十年知肄業爲第一事家庭自爲庠序要祖廬江興
學之風文字懶傍門牆惟準石室立言之法遙睇故家之
木勉爲良冶之弓子玉應而父金春伯填唱而仲篴和夜
案剪燈帳幾成墨凍窓呵筆火不思爐每因染教於芹香
屢獲聯輝於萼集角能戰蟻占序榜龜朋社陽秋過許洛
中之陸鄉評月旦謂非吳下之蒙曩踏黃槐聊窺班管合
三萬餘於圍棘爭六十八之帖花如小子者車載斗量况
有司之沙披石汰誰謂燭几駒窓之際遽蒙黃鍾鼐洗之

褒風健鵠披騰北海一雙之鶚雲橫鴈翅搏漆園九萬之
鵬必侍郎氈筆噓而送之則進士虎榜自此升矣茲蓋恭
遇某官百梅風格八桂雲仍羅貽門兵甲於胸中漱淮水
淵源於笔下風檣陣馬不足爲勇長吉之文章景星鳳凰
快覩爭先王濬之名望早躋顯第徧歷要途嘗膺北闕之
詔綸出領西江之衣綉兒童猶誦君實野老皆識元城惟
虎城舊治嘗屈典麾故螺水重來又新持節蘇疲民於恩
露清奸吏於壺冰坐念鉛爲銛距爲廉安有書如絲官如
眊燦連檣粧執樂舊句重賡繒閱庫粟埋梁新謠繼作茲
屈皇華之使就延鳴鹿之賓某忝以釜箕玷茲玉笋敢不

浮庖人之刃誓無荒陸氏之庄

云云

賀吳丞相革

再登鉉路首冠鈞庭以進士爲名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爲
宰相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氣某官洪深而肅括光
大而直方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奴隸皆
知其清明頃天子以爲股肱舉海內望其風采霖雨未浹
而收斂神功泰階未平而韜閔光耀共惜溫公之歸洛猶
期潞國之還朝偃逸藩維久鬱衮綉均調鼎味歸公之望
復端鹽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交笏相慶兒童走卒舉手
懽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今古未始多見斯人之望旣切

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
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
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塞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
枰更子改舵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
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
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聞
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厦之私於人見歐陽行
展摳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旣敷宣

謝吳丞相

渙號揚庭方慶昭文之命蒙恩詣闕適修進士之恭喜常

風雲際會之秋得囿天日照臨之下輒陳短淺爰叩齒
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闡道雖家庭唯誥之教動欲行其
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得備地官之貢
遂及登天子之庭一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三年讀禮幾
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天而下聖恩廣大如海斯涵遂
令叅京兆之謀仍許奉團司之表靖循僥冒端出庶存載
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遽傳公袞之歸重惟柳
氏之碑曾辱燕公之筆讀聖主偏親之語佩教方新仰先
生長者之風銘恩莫報矧復更新於弦轍自今密邇於鈞
陶喜如其辭有莫能贅茲葢恭遇某官兩朝舊德一代偉

人金鼎調元曾接沂公之轍玉龍擎重再持忠憲之鈞屬
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輿之慶某敢不勉摠素學圖報明時
仰台宿之麗天旣近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幕尚依覆燾
之仁

先生之父革齋先生墓誌銘乃

江古心撰履齋題蓋道體堂書

謝丞相

除秘書省
正字日

竊祿叢祠方重素餐之媿備員蓬館遽叨黃紙之除由大
鈞之無垠故小子之有造輒摠短淺庸瀆高深伏念某大
江以西一介之末幼蒙家庭之訓每欲行其本心長讀聖
賢之書初何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遭際於聖

明獲僥逾於科第君恩天大若爲報稱之圖流俗波頽常有激昂之志當前年之赴闕適强寇之臨江親見主憂之時不勝臣辱之義陳師江潯悵無一障以宣勞奏疏公車倘冀九重之易聽奔命而歸田里舉目而盡干戈江迥川平非賴整頓乾坤之手糜沸雲擾幾無載履天地之身骨肉幸全於山林頂踵皆歸於造化琳宮香火揆始分而已逾石室詩書尋初心而未究敢圖菲采獲備茹連使當登崇俊良之時而秉校讎圖籍之筆賢人在內幸無正朋字之譏世運方平雅有讀秘書之暇顧茲甚寵非所宜蒙有懷負乘之慚無任循墻之懼使之得進退之正所以報知

遇之隆茲益恭遇某官勲在王家澤被天下圭瓚秬鬯侈
召伯之來宣袞衣綉裳大周公之歸相既伏筭箒而定大
難將興禮樂而開太平遂使乾清坤夷之餘轉爲小往大
來之會至如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
彥博未至堂上已先蒙許國之知器之旣入館中當不辱
溫公之薦其爲懇悃罔旣敷陳

謝皮樞密龍榮

領香火於祠宮幸書下考校丹鉛於冊府誤玷中除由泰
階六符之光爲廣厦萬間之地輒裁牘記仰謝鈞慈切以
登羣玉山夙號麒麟之勝持三寸筆將刊魚豕之訛是爲

朝露之清班必極人材之公選我聞在昔公惟其人晏殊
之學問楊億之文章仲淹之聲名器之之氣節苟非其類
不在此科伏念某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尋千年之蠹簡早
慕伊顏得一第之鵠梁終慚晁董深考國家之典每由館
閣之途知負乘之懷慚恐顛濟之速咎故方筮仕已卽丐
祠尚口乃窮頗愛山深而林密觀願自養徒羞月費以歲
縻敢圖楓陛之疏恩俾處蘭臺而正字政恐不免耳其何
以堪之靖循僥冒之由端出陶成之辱茲盖伏遇某官清
朝良弼名世大才燮贊化原大尊主庇民之道均調皇極
普薦賢報國之心遂使疏庸與叨拔擢某敢不恪持素節

勉企前修讀木天汗漫之書尚求指教陪丹地深嚴之幄
何幸身親懇惓采深敷宣罔旣

謝何樞密夢然

范質傳衣曾後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
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伏念
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心長
讀聖賢之書初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觚
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鸞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款
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厩名姓雖塵於函丈足迹未造於側
墻山十之望彌久而彌穹吠畝之蹤愈踈而愈隔閉門自

守知尚口之乃窮遯世無求惟觀頤而自養凡竊祿奉和
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
寞之濱寬閑之野遽拜寵光胡爲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
木天之清峻塗丹地以凌兢顧非麒麟鸞鷟之英其如亥
豕魯魚之謬深有慚於負乘敢自已於循墻茲蓋恭遇某
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贊化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
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修
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將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
爲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江樞密萬里